

思旋天地

這星期又是升中大派位的大日子，今年升中學生數目仍然低迷，主要原因是沙士效應，學生能派選心水學校滿意度自然上升。但有些家長很奇怪，派了心水學校仍仍心不甘，帶孩子到別的學校叩門，碰壁運氣。沒有最好的學校，只有最適合的學校是硬道理。但家長永遠覺得能考上傳統名校是榮譽，像古詩考中狀元一樣。

隨想隨想

在香港作家聯會第十二屆理事就職典禮上，聽到了城市大學校長郭位以「我的老師」為題的演講，有很多小故事都很有啟發性，我最記得的有兩個。

孩子真正需要什麼能力？

家長們，在訓練孩子各種才華的同時，大家也應該深思一下。

容媽在普通公屋中學畢業，當進入大學時看到來自名校中學同學的人脈和見識時，好不羨慕，發誓將來有孩子時，一定要把他塞進名校，誓要贏在起跑線！大家能想像孩子從小已被安放在競技場上比拚，「愛拼才會贏」，所有心思都放在提升競爭力，別的都是次要。港孩、高分低能、沒有自理能力等成為近年孩子的話柄。如各位細心留意，便會發現不論時代怎樣轉變，僱主對員工期望是沒有改變過，有責任、專業、忠誠、守時等都是僱主認為必須具有的能力。

老師

郭校長說，這少數民族的老人，想來沒讀過多少書，但表現出來的，不正是中國人的人文素養嗎？這樣的老人素養在香港找到嗎？我記得，郭校長之所以說這個故事，好像是在台灣他的母校演講時，一位來自內地的理科博士生問他，他們學理科的，怎樣能增強人文素養。郭校長就舉了這個親身的經歷對他說，人文素養不一定要靠唸文學呀、詩詞呀才會產生，而應該是在生活中培養出來的。

琴台

伍采采

作為一個不喜歡看足球比賽的人，我在歷時一個月、即將結束的歐國盃賽季裡看了不少和足球有關的熱鬧，比如球迷因球事打架，比如夫妻因球事吵嘴，比如朋友因賭球翻臉。

不久之後朋友的消息，我告訴她我和那位外地藥商只是面之緣，之後並沒有任何來往。朋友太太後來的話讓我覺得目瞪口呆，她說那位外地藥商要的配藥他們正好有，因為對方是我介紹的，出於對我的信任，他們沒有簽合同，也沒有收預付款，便把對方說急用的、價值幾十萬元的配藥給了他。到了口頭約定的付款日期，外地藥商卻斷了消息，再也聯繫不上。

人生何處不躺槍

在A君和B君的絕交事件中，C君無端地「躺槍」，事情的最後，為了避免尷尬，C君和A、B君都減少了來往，成了與他們「間接絕交」的一方。

那位外地藥商自此消失，所留給我們的各種信息後來都證實是假的。因為沒有簽訂合同，連到警局報案的憑據也沒有。對這件事，我的朋友最後非常大地不了了之，並沒有再追究下去。朋友的損失成了對我交的一筆昂貴的學費，給我上了一堂滋味複雜的人生大課。

C君的處境讓我起了多年前的往事。那年我剛開始經營文化公司，在外交際應酬是常事，也經常通過朋友認識一些新的朋友，或者是介紹朋友給別的朋友認識。

賭也許是人類的天性，尤其是中國人好像更愛賭，生活中得不到的東西，總想在賭場上博得，久而久之便賭而博之，生活和賭博也分不清了。但他們忘了，輸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讓自己活得坦蕩一點。誠實之下，哪裡還需要論輸贏長短？

一個生態主義者在美國(上)

百家廊

王曉華

飛機在洛杉磯上空盤旋。透過窗子，俯瞰群山，峰巒上的道路清晰可見。它們伸展、交叉、分延，消失於目力所不及的遠處。其蹤跡之曲折，恰似我此刻的思緒。

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，抵達機場的我已經有些恍惚，像深海魚類般潛游於陌生的國度。在似乎高及天穹的大廳裡，我隨熙熙攘攘的人流前行。到了關口，負責檢查的白人男性官員例行公事問：「你到美國做什麼？」「發表有關生態主義的演講。」看到他疑惑不解的樣子，我換了個說法：「跟大學生談環境保護。」他笑了：「歡迎！」對於這種反應，我早已習慣了。

那是2002年4月初。當時，生態主義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個陌生的詞彙，但我此行的目的確實與它有關。自1992年開始，佛教、原始瑜伽、後期海德格爾思想相互交織，匯聚為一種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思潮：人不能無限制地盤剝萬物，他/她應該成為地球村的守護者。我將它命名為生態主義。在尋找精神資源的過程中，美國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從背景中凸顯出來。與倡導碎片化的衰頹諸公不同，它的倡導者真誠地追問：「如果我們想要在宇宙中如同在家，應如何做？」這些表述富有生態主義意味，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。我開始撰文呼應，文章刊出後，我接到了王治河先生寄自異國的信。他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，後來移居美國，輔佐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者小約翰·柯布和大衛·格里芬。看到我的文章後格里芬和他邀請我去訪學。於是經過數年的準備，我最終登上了飛往洛杉磯的班機。

上午9點，機場的出口處，一個亞裔青年舉着牌子，上面寫着我的名字。他叫雅亞，是來自印度尼西亞的留學生，專程來接我。短暫的寒暄過後，這位新朋友領我走向停車場，發動了他那輛老掉牙的捷達：「引擎還是不錯的！」此言不虛，寬闊的加州公路上，銀灰色的轎車在西部歌曲的節奏中奔馳，大有「春風得意車輪疾」的意思。後來，我知道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都會買二手車。它們被盡可能地用到老舊，直至耗盡最後的生命力。在我抵達洛杉磯的那天，王治河的老爺車恰好健康狀況不佳，無力到高速公路上重溫往日的雄姿，雅亞那輛年久略輕的捷達才派上了用場。

小，卻聚集着7個高等學府，人均學歷高踞全美榜首。一代名優梅蘭芳就曾在於此獲得名譽博士學位。根據事先安排，我美國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拜訪各路高人。為了便於行動，王治河給我配備了綠色的交通工具——一輛自行車。入住莎麗家的第二天，我就騎着它直奔過程研究中心而去。中心位於克萊蒙特大學一座白色小樓的底層。它如此謙卑，只佔據了群樓的角落。若不是門上掛着「過程研究中心」的牌子，你不會覺得它有什麼特殊之處。然而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：中心聚集着柯布、格里芬、斯普瑞特奈克等大師級人物，堪稱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神經中樞。當天我要見的約翰·奎因也是位奇人，精通哲學，兼任洛杉磯綠黨領袖，卻又甘願做中心的普通職員，專門負責吾等訪問學者的日程安排。55歲的他面容謙卑，言語卻異常犀利：「梭羅說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用的盤子減為5個，我認為我可以減到1個。」這類表述寓意深長，使我產生了探索此君內心的強烈衝動。此後的日子裡，他成為我交往最多的美國學者。隨着了解的深入，一個生態主義者的日常生活場景如卷軸畫般徐徐展開：總是穿着褐色的西服，開兩門的微型車，住60平方米的小房子，看13英寸的電視，襯衣穿到實在太破才扔。即使在克萊蒙特，這也顯得有些古怪，以至於55歲的他還是個單身漢。不過，相處久了，你會對他心存敬意：當別人試圖盡可能盡快地耗盡物件的使用價值時，一個生態苦行僧卻選擇了珍愛和守護，這不正折射出聖人才有的情懷嗎？

除了樹之外，克萊蒙特還盛產博士。城市雖

款，和太太簡愛入住當地的老年社區。在那個綠樹成蔭的樓居地，他們擁有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小房子。當我於上午10點走進略顯逼仄的客廳時，映入眼簾的木櫃、沙發、茶几都積澱着歲月的痕跡。76歲的柯布身材瘦削，彬彬有禮，坐在他長期陪伴的事物中間。這是人和物的共同體：在開始對話之前，一個世界已經向我透露它的秘密。接下來的訪談水到渠成，兩個人很快進入正題，不知不覺間，2小時過去了。

談話結束後，他邀請我參加老年社區的免費午餐。穿過綠樹守護的小徑，我們走向一個面積很大的社區食堂。在那裡，幾百個精力旺盛的老人傾聽了他的介紹：「這位是來自中國深圳的王曉華教授。他是中國生態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。」「領軍人物」固然屬於溢美之辭，但激起了老人們的濃厚興趣。不少人圍過來，好奇地提出各種問題，儼然把我當成了中國的象徵。後來，我才知道其中緣由，這個養老社區叫「朝聖地」，以採用自治模式著稱於全美，它擁有160多個社區，其中的「有機農業小組」更是聲名遠播，聽說中國的生態主義者前來做客，老人們自然有說不完的話。每當想起這個細節，一句格言就會迴旋於耳邊：「道相同，何遠之有？」



小約翰·柯布進行演講。網上圖片

食得落而後食得樂

不少「無飯主婦」和長年光顧老牌食肆的單身朋友都在抱怨，大集團自從裝修過門面，出動高酬代價人大力宣傳之後，方便餐價，反而水準下降；另一方面，食肆集團員工在抱怨工時長到喘不過氣，幾種情況聯繫在一起，食客大概已明白白麵飯量減少，菜肉類細小，味道大不如前是什麼一回事了。

說來還是食肆成本大，食材縮水，人手不足之過吧，尤其是工時長到員工應付不來問題更大。試想想，睡夢中工作，廚房少了鑊氣，手忙腳亂，出錯也一點都不奇怪。也許老闆有老邁不可告人的苦衷：請人難呀！從洗碗工到廚房學徒貼了兩年告示都沒有有人來應聘，驕生慣養的年輕一代，多已不屑投身服務行業，何況薪酬不理想，勞資各有精算，食客就受難了。

食肆裝潢到酒店貴賓廳一樣，眼食四星級，口食一粒星，又怎會吃出好滋味，唯有好一餐不好也一餐，馬馬虎虎安慰自己。還是集團老闆最樂觀，眼食無慮，生意大好，便依舊眉開眼笑，不是嗎？親愛的食客，你們儘管又怨又有什麼地方可以落腳？可知道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，不是你們那幾十元消費，而是外邊從來不會降質好尊光顧套餐的股東呀，股東樂就大家樂！

是的，怨歸怨，今後老食客，新食客還不是繼續犯賤光臨，已婚的婆不煮公不理，就算家有靚廚，置有各式現代化精美廚具，也不過是主婦一時興至買來欣賞之用，貼過指甲花那十個指頭，肯沾陽春水嗎？單身的更不用說，家中無廚，廚中無爐，解決一日三餐，沒有偉大的飲食集團，五臟廟空空如也便沒着落，物非所值的這個那個也得硬着頭皮照吞了。

飲食集團老闆開心得有理，看穿香港環境不會有大改變，何愁顧客減少，新進食客還有可能跟隨隨房同步增多，業務前景必然持續興隆。

授勳的聯想

英雄。我亦同意社會應對品格高尚和對社會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予以嘉獎，以樹楷模。

只是每次看到那多高級公務員名單時，我就大惑不解：為什麼有那麼多高級公務員？而且，幾乎所有問責高官都持有金紫荊星章？難道沒有了這顆「星」，他們就不服務市民了嗎？他們的服務沒有收費（薪金和福利）嗎？

所以，我對授勳予公務員和高官是有保留的。不是說他們沒有貢獻，但他們畢竟是受薪（而且是公款）的，而香港公務員薪金之高在世界上有名。他們服務公眾只是「打好這份工」而已，這跟超市服務員、銀行櫃員，甚至的士司機服務市民，本質上沒有分別，除非有職責以外的特殊貢獻。

前特首曾蔭權是很會照顧自己的「官，他任內的局長都有金紫荊星章。他在臨別前，「特首辦」幾乎人人有份，所以，比起看來一本正經的梁特首，曾特首顯然較受公務員歡迎，而小圈子之名也就這樣起了。

特區「授勳」本是殖民文化的延伸，但「宗室國」似乎做到較好的平衡。她每年的授勳名單中總有具代表性的「創作人」，從演藝、運動界明星到設計、文化界名人，他們都是憑個人實力揚名的「個體戶」。

香港近年的授勳名單偶有亮點，尤其是粵劇名伶白雪仙得了「金紫荊」，這是藝術界人士得到的最高榮譽，另外就是單選手黃金貴得了「銀紫荊」。香港創作人不是沒人獲勳章，但幾乎都只是「銅」字輩。

方寸不亂

香港夏日炎炎，但經濟卻進入寒冬。遊客給趕走了，過去一年逾百間精品酒店執笠，估計還有三分之一將會結業，失業大軍排住隊，人心浮燥，服務行業素質低下，沒有最差，只有更差。

順路剪個頭髮，明天又有明天的事情，剪髮這碼事，是要講心血來潮的，即與剪髮是當有的事。遇上這樣的情況，唯有找另一位副理髮師了，這位小兒弟資歷較淺，熟客不算多，對即日預約的客人總是有求必應。這天適逢周末繁忙，小兒弟居然還可以任我選擇時間，為此我特意提早了十五分鐘到達，殊不知洗濕個頭，還是特意多等一個小時，原來中間不停有街客插隊，髮型屋為爭取新客，小兒弟不敢抗拒，把熟客給忽悠了，這個「預約」還是失效的。兩相比較下，反而是酷姐比較實際，起碼實話實說。

吃餐猜啞謎

除了食肆外，其他服務行業，也是每況愈下。我的心水髮型師是一位酷姐，因為是資深髮型師，我的食肆外，其他服務行業，也是每況愈下。

我們作為消費者了，受侍應的氣，受髮型師的氣，是什麼世道了？如果不看開一點，「谷氣」繼續來，苦的是自己。

翠袖

連盈慧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不少「無飯主婦」和長年光顧老牌食肆的單身朋友都在抱怨，大集團自從裝修過門面，出動高酬代價人大力宣傳之後，方便餐價，反而水準下降；另一方面，食肆集團員工在抱怨工時長到喘不過氣，幾種情況聯繫在一起，食客大概已明白白麵飯量減少，菜肉類細小，味道大不如前是什麼一回事了。

本來已日落西山，但一場滑稽的公投，令英國又回到人們的視線中。這大英帝國命運何去從，尚是未知數，但牠卻給殖民過的地方留下不少傳統，授勳制度就是一例。